

宣室志

唐張讀著

上

進步書局校印

宣室志卷之一

唐 聖朋張讀撰

李揆於乾元中。為禮部侍郎。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。忽聞堂中有聲極震。若墻圯。揆驚入視之。見一蝦蟇俯於地。高數寸。魁然殊狀。揆且驚且異。莫窮其來。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。客曰。夫蝦蟇者。月中之物。亦天使也。今天使來公堂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。黎明啟視之。已亡見矣。後數日。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有石憲者。其籍編太原。以商為業。常行貨於代北。長慶二年夏中。於雁門關行道中。時暑方甚。因偃大木下。忽夢一僧。蜂目被褐衲。其狀甚異。來憲前謂曰。我廬於五臺山之南。有窮林積水。出塵俗甚遠。實羣僧清暑之地。檀越幸偕我而遊乎。即不能。吾見檀越病熱且死。得無悔於心耶。憲以時暑方盛。僧且以禍福語相動。因謂僧曰。願與師偕往。於是其僧引憲西去。且數里。果有窮林積水。見羣僧在水中。憲怪而問之。僧曰。此玄陰池。故我徒浴於中。且以蕩炎煥。於是引憲環池行。憲獨怪羣僧在水中。又其狀貌無一異者。已而天暮。有一僧曰。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。於是憲立池旁。羣僧即於水中。合聲而譟。僅食頃。有一僧挈手曰。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。慎無懼。

憲即隨僧入池中。忽覺一身盡冷。噤而戰。由是驚寤。見已卧於大木下。衣盡濕。而寒慄且甚。時已日暮。即抵村舍中。至明日病稍愈。因行於道。聞道中忽有蛙鳴。甚類羣僧之梵音。於是竟往尋之。行數里。見窮林積水。有蛙甚多。其水果名玄陰池者。其僧乃羣蛙爾。憲曰。此蛙能幻形以惑人。豈非怪之尤者乎。於是盡殺之。

寶曆初。長沙有王氏叟者。家貧。營田為業。一日耕於野。為蚯蚓螫其臂。痛楚甚。遂馳以歸。其痛益不可忍。夜呻而曉。晝吟而夕。如是者凡旬月。有醫者云。此受毒之甚者也。病之始。庶幾有及。壯且深矣。則吾不得而知也。後數日。病益甚。忽聞臂中有聲。幽然而微。若蚯蚓吟者。又數日。其聲益響。如合千萬音。其痛亦隨而多焉。是夕果卒。

有御史韋君。嘗從事江夏。復以奉使至京。既還。道次商於館亭中。忽見亭柱有蜘蛛。蛛曳而下。狀甚微。韋君曰。是為人之患也。吾聞汝雖小。螫人良藥無及。因以指殺焉。俄又見一白者。下如前所殺之。且視其上有網為窟。韋乃命左右挈簞。盡為掃去。且曰。為人患者吾爾除矣。明日欲去。因以手撫其柱。忽覺指痛不可忍。乃是有白蜘蛛螫其上。韋君驚。即拂去。俄遂腫焉。不數日而盡一臂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。醫藥無及。竟以左臂潰為血。血盡而終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。夢一白衣人。謂曰。我弟兄

二人為汝子所殺。吾告上帝。帝用雪其寃。且遂吾請。言畢。夫人驚寤。甚異之。而不能言。後旬餘。而韋君至。具得其狀。方悟所夢。覺為夢日。果其殺蜘蛛於館亭時也。夫人泣曰。其能久乎。數日而韋君終矣。

吳郡陸顥。家於長城之東。其世以明經仕。顥自幼嗜麵。為食愈多。而質愈瘦。及長。從本軍貢於禮部。既下第。遂為生太學中。後數月。有胡人數輩。潔酒食詣其門。既坐。顥謂顥曰。吾南越人。長鬢貂中。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。且欲以文化動四夷。故我航海梯山。來中華。將觀文物之光。惟吾子裁焉。其冠襜焉。其裾莊然。其容肅然。其儀真。唐朝儒生也。故我願與子交歡。顥謝曰。顥幸得籍於大學。然無他才能。何足下見愛之深也。於是相與酬燕。極歡而去。顥信士也。以為羣胡不我欺。旬月。羣胡又至。持金繒為顥壽。顥志疑其有他。即固拒之。胡人曰。吾子居長安中。惶惶然有饑寒色。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。所以交君子歡爾。豈有他哉。幸勿疑我也。顥不得已。受金繒。及胡人去。太學中諸生聞之。偕來謂顥曰。彼胡率好利。不顧其身。爭米鹽之微。尚致相賊殺者。寧肯輕金繒為君壽乎。且太學中諸生甚多。何為獨厚君耶。君匿身郊野間。以避再來也。顥遂僑居於渭上。杜門不出。僅月餘。胡又詣其門。顥大驚。胡人喜。

曰。此君在太學中。我未得盡言。今君退處郊野。果吾心也。既坐。胡人挈顯手而言曰。我之來非偶然也。益欲富君爾。幸望知之。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。顯曰。謹受教。胡人曰。吾子好食麵乎。曰然。又曰。食麵者非君也。乃君肚中一蟲爾。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。君餌之當吐出蟲。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。其可乎。顯曰。若誠有之。又安有不可耶。已而胡人出一粒藥。其色光紫。命餌之。有頃遂吐出一蟲。長二寸許。色青狀如蛙。胡人曰。此名消麵蟲。實天下之奇寶也。顯曰。何以識之。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中。故我為君而取。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。見斯氣移於渭水上。果君遷居焉。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。故好食麵。益以麥自秋始種。至來年夏季。方始成實。受天地四時之全氣。故嗜其味焉。君宜以麵食之。可見矣。顯即以數斗餘。致其前。蟲乃食之立盡。顯又問曰。此蟲安所用也。胡人曰。夫天下之奇寶。俱稟中和之氣。此蟲乃中和之粹也。執其本而取其末。其遠乎哉。既而以函盛其蟲。又金篋扁之。命顯致於寢室。謂顯曰。明日當自來。及明旦。胡人以十輛車。輦金玉絹帛約數萬。獻於顯。共持金函而去。顯自此大富。治田園為養生具。日食梁肉。衣鮮衣。遊於長安中。號豪士。僅歲餘。羣胡又至。謂顯曰。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。我欲探海中之奇寶。以誇天下。

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。顯既以甚富。素享閑逸。自遂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。胡人結
宇而居。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。搆火其下。投蟲於鼎中。鍊之七日。不絕燂。忽有一童
分髮衣素襦。自海中出。捧白玉盤。盤中有徑寸珠甚多。來獻胡人。胡人大聲叱之。其
童色懼。捧盤而去。僅食頃。又有一玉女。貌極冶。衣霞綃之衣。佩玉珥珠。翩翩自海中
而出。捧紫玉盤。中有珠數十。來獻胡人。胡人叱之。玉女捧盤而去。俄有一僊人。
戴碧瑤冠。被霞衣。捧絳帕籙。籙中有一珠。徑二寸許。奇光泛空。照數十步。僊人以琛
獻胡人。胡人笑而授之。喜謂顯曰。至寶來矣。即命絕燂。自鼎中收蟲。實金函中。其蟲
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。胡人吞其珠。謂顯曰。子隨我入海中。慎無懼。顯即執胡人。
佩帶從而入焉。其海水皆豁開數步。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。乃遊龍宮。入蛟室。奇珍
怪寶。惟意所擇。纔一夕。而其獲甚多。胡人謂顯曰。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。已而又以
珍貝數品遺顯。徑於南與貨金千鎰。由是益富。其後竟不仕。老於閩越。而甲於巨室

大歷中。彭偃未仕時。嘗有人謂曰。君當得珠而貴。後且有禍。尋為官得罪。謫為澧州
司馬。既至。以江中多蚌。偃喜。以為珠可即。命人採之。獲蚌甚多。而卒無有應及朱泚

反召僮為偽中書舍人。僮方悟得璠乃朱泚也。果誅死。

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。章武帝將討之。凡數年。而王師失利。師道益驕。嘗一日坐於堂。其榻前有銀鼎。忽相鼓。其一鼎耳足皆墜。後月餘。劉悛手刃師道。青齊遂平。益銀鼎相鼓之兆也。

左丞相王涯。太和九年。掌邦賦。又主鹽鐵。其子仲翔。嘗一日避暑於山亭。忽見家僮數十。咸若無首。被血來仲翔前。僅食頃。方不見。仲翔驚異且甚。即具白之。願解去權位。涯不聽。是歲冬十二月。果罹鄭注之禍。

新昌里尚書溫造宅。桑道茂嘗居之。庭有一柏樹甚高。桑生曰。夫人之所居。古木蒼茂者。皆宜去之。且木盛則土衰。由是居人有病者。乃土衰之驗也。於是以鐵數千鈞。鎮於柏樹下。既而告人曰。後有居者。發吾所鎮之鐵。則其家長當死。唐太和元年。溫造居其宅。因修建堂宇。發地營繕。得其所鎮之鐵。後數日。造果卒。

丞相李宗閔。太和七年夏。出鎮漢中。明年冬。再入相。又明年夏中。嘗退朝於靖安里第。其榻前有熨斗。忽跳躑久之。宗閔異且惡。是時李訓。鄭注以奸詐得幸。數言於帝。訓知之。遂奏以枉其罪。後旬日。有詔貶為明州刺史。連貶潮州司戶。蓋其兆也。

柳公濟尚書。唐太和中。奉詔討李同捷。既出師。無何。麾槍忽折。客有見者。嘆曰。夫大將軍出師。其旌旗及麾槍折者。軍必敗。不然。上將死。後數月。公濟果薨。凡出軍征討。有烏鳶隨其後者。皆敗亡之徵。有曾敬玄者。嘗為北都裨將。李師道叛時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。每出軍。有烏鳶隨其後。必主敗折。率以為常。後捨家為僧。住持太原凝定寺。太和九年。羅立言為京兆尹。嘗因入朝。既冠帶。引鏡自照。不見其首。遂語於李弟約言。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。

雲花寺。有聖畫殿。長安中。謂之七聖畫。初。殿宇既製。寺僧求畫工。將命緣施飾繪。責其直。不合。寺僧所酬。亦竟去。後數日。有二少年詣寺來謁。曰。某善畫者也。今聞此寺將命畫工。某不敢利其直。願輸工可乎。寺僧欲先閱其筆。少年曰。某兄弟凡七人。未嘗畫於長安諸寺。寧有蹟乎。僧以為妄。稍難之。少年曰。某既不納師之直。苟不可師意。即命巧其壁。未為晚也。寺僧利其無直。遂許之。後一日。七人果至。各挈綵繪。將入殿宇。且為僧約曰。從此去。七日慎勿啟吾之戶。亦不勞賜食。益以畏風日所侵鑠也。當以泥錮之。無使有纖隙。不然。則不能施其妙矣。僧從其語。自是凡六日間。無有聞僧相語曰。此必怪也。當不宜果其約。遂相與發其封。戶既啟。有七鵠翩翩。望空飛去。

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。惟西北墻未盡飾焉。後畫工來見之。大驚曰。真神妙之筆也。於是莫敢繼其色者。

唐故尚書李公鈹鎮北門時。有道士尹君者。隱晉山。不食粟。嘗餌柏葉。雖髮盡白。而容貌若童子。往往獨遊城市。里有老父年八十餘者。顧謂人曰。吾孩提時嘗見李翁。言李翁吾外祖也。且曰。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。迨今七十餘年。而尹君容顏如舊。得非神仙乎。吾且老。自度能幾何。為人間人。汝方當壯。志尹君之容狀。自始及今。七十餘歲矣。而尹君曾不老。憶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。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。好奇者。慕尹之得道。每旬休。即驅駕而詣焉。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。遂迎尹君至府解館於官署中。日與同席。聞有異香自肌中發。益重之。公有女弟學浮屠氏。嘗曰。佛祖與黃老固殊致。且怒其兄與道士遊。後一日。密以薑汁烹湯中。命尹君飲之。尹君既飲。驚而起曰。吾其死矣。俄吐出一物。甚堅。有異香發其中。公命割而視之。真麋臍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齒落。其夕卒於館中。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。怒且甚。即命部將治其喪。後二日。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。明年秋。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。因投龍至晉山。忽遇尹君在山中。太虛驚而問曰。師何為至此耶。尹君笑曰。吾去歲在北門。有

人以薑汁飲我者。我故示之以死。然則薑汁安能敗吾真耶。言訖忽亡。所見太虛竊異其事。及歸具白嚴公。公曰。吾聞神仙不死。脫有死者。乃屍解爾。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。將命發其墓以視之。然應感於人。遂寢其事。

浮屠氏契虛者。本姑臧李氏子。其父為御史。玄宗時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。年二十七。髡髮衣褐。居長安佛寺中。及祿山破潼關。玄宗西幸蜀門。契虛遁入太白山。採柏葉而食之。自是絕粒。嘗一日有道士喬君。顏貌清瘦。鬚髮盡白。來詣契虛。謂契虛曰。師神骨甚孤秀。後當遊遊仙都中矣。契虛曰。吾塵俗之人。安能詣仙都乎。喬君曰。仙都甚近。吾師可立去也。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。喬君曰。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。遇柎子。音奉即荷竹案而販者即禱。而於商山餽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。師第言願遊稚川。柎子

當導師而去矣。契虛聞其言。喜且甚。及祿山敗。上自蜀門還長安。天下無事。契虛即往商山。舍逆旅中。備甘美。以俟柎子。而餽焉。僅數月。遇柎子百餘。俱食畢而去。契虛敬稍殆。且謂喬君見欺。將歸長安。既治裝。是夕。一柎子年甚少。謂契虛曰。吾師安所詣乎。契虛曰。吾願遊稚川有年矣。柎子驚曰。稚川。僊府也。吾師安得而至乎。契虛對曰。吾始自孩提好神仙。嘗遇至人。勸我遊稚川。路幾何耳。柎子曰。稚川甚近。師能從

我而去乎。契虛曰：誠得遊稚川，死不足悔。於是柎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，治具，其夕即登玉山，涉危險，逾巖巘，且八十，至一洞，水出洞中。柎子與契虛共負巨石，寘洞口以壅其流。三日，洞水方絕，二人俱入洞中，昏晦不可辨，見一門在數十步外，遂望門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風日恬煦，山水清麗，真神仙都也。又行百餘步，見一高山，其山攢峯迴拔，道逕危峻，契虛眩惑不敢登。柎子曰：仙都且近，何為彷徨耶？即挈手而去。既至山頂，其上坦平，下視川原，邈然不可見矣。又行百餘里，入一洞中，及出，見積水無窮，水傍有石，逕橫尺餘，縱且百里餘。柎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。至山下，前有巨木，烟影繁茂，高數十尋。柎子登木，長嘯久之，忽有秋風起於林杪，俄見巨絙系一竹索，自山頂縋下。柎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，僅半日。柎子曰：師可寤而視矣。契虛既忘已在山頂，見有城邑宮闕，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。柎子指語此稚川也。於是相與語其所見，有仙童百輩羅列前後，有一仙人謂柎子曰：此僧何為者？莫非人間人乎？柎子對曰：此僧名契虛，嘗願遊稚川，故吾挈而至此。已而至一殿上，有具簪笏者，憑几而坐，其貌甚偉，侍衛環列，呵禁極嚴。柎子命契虛稽首上謁，且拜，謂曰：此稚川真君也。契虛拜，真君召契虛上，訊曰：爾嘗絕三彭之讐乎？契虛不能對。真君曰：慎勿久留於此，因

命棒子與登翠霞亭。其亭亘空。欄檻雲矗。見一人袒而瞬目。髮長數十尺。凝膩黝黑。洞瑩心目。棒子謂之曰。爾可謁而拜。契虛拜。問此人為誰。乃於此瞬目乎。棒子曰。此人名楊外郎也。外郎廼隋氏宗室。嘗為外郎於南宮。屬隋末。帝主荒淫。天下分裂。兵戈四起。國屬他人。因避地居山。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。乃徹視也。夫徹視者。寓目於人世。爾契虛曰。請寤其目可乎。棒子即而請。外郎忽寐。而視其兩目光。皆若日月之昭明。契虛愕然背汗。毛髮盡動。既而又見一人。卧石壁之上。棒子曰。此人姓支。潤其名。亦人間之人。得道而至此者。於是棒子引契虛歸。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。契虛因問棒子曰。吾向者覲謁真君。真君問我三彭之讐。我不能對。棒子曰。夫彭者。三尸之姓。常居人身中。伺察功罪。每至庚申日。籍於上帝。故凡學仙者。當先絕其三尸。如是則神仙可得。不然。雖苦其心。無補也。契虛悟其事。自是而歸。因廬於太白山。絕粒吸氣。未嘗以推川之事聞於人。貞元中。徙居華山下。有滎陽鄭紳。與吳興沈津。俱自長安東出關。行至華山下。會天暮大雨。二人遂止。契虛已絕粒。故不置庖爨。鄭君異其不食。而骨狀豐秀。因徵其實。契虛始以推川之事告於鄭。鄭好奇者。既聞其事。且嘆且驚。及自關東。重至契虛舍。其契虛已遁去。竟不知所在。鄭君嘗傳其事。

謂之雅川記

唐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。御卿雲而下。立於庭。各執樂器而奏之。其度曲清越。真仙府之音也。及樂闋。有一仙人揖而言曰。陛下知此樂乎。此神仙紫雲曲也。今願傳授陛下。為聖唐正始音。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。玄宗喜甚。即傳授焉。俄而寤。其餘響猶若在聽。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。盡得其節奏。然默而不泄。及曉。聽政於紫宸殿。宰臣姚崇宋璟入。奏事於御前。玄宗俛而不聽。二相懼。復奏之。玄宗拂衣而起。卒不顧二相。二相益恐。趨出。時高力士侍側。即奏曰。宰相請事。陛下宜面決可否。茲者崇璟所言。皆軍國大政。而陛下不之顧。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。玄宗笑而謂曰。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。曰紫雲曲。因以授我。我恐忘其節奏。由是默而習之。故不暇聽二相奏事。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。是日力士至中書。以此事語於二相。二相懼少解。曲後傳於樂府。

宣室志卷之二

唐 聖朋張讀撰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。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。自寺外門至佛殿。先是闢久宿門下。夢一人長二丈餘。披金甲。執銀槊。立於寺門外。俄而以手軋其門。扁鐺盡解。神人即俛而入寺。行至佛殿。願望久之而沒。闍人驚寤。及曙視其門已闢矣。即日以夢白於寺僧。眾往共視。見神人之跡。告於京兆尹。尹具表以聞。肅宗命使驗之。果如其言。

陳少遊鎮淮南時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。遺公卿書將行。誠之曰。吾有急事。俟汝還。報以汝驍健。故使西往。不可少留。計日不還。當死。趙日馳數百里。不敢怠。至華陰縣舍逆旅中。寢未熟。倏見一人綠衣。謂趙曰。我吏於金天玉王。命召君。宜疾去。趙不測。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。使者入白趙某至。既而呼趙。趙拜階下。其堂上列燭。見一貴人據案而坐。侍衛嚴肅。謂趙曰。吾有子聶在蜀。數年欲馳音問。無可為使者。聞汝善行。日數百里。將命汝使蜀可乎。趙辭以相國有命。使長安。且有刻限。不然當死。今為大王往蜀。是棄相國命。他日實不敢還廣陵。且某父母妻子俱在。忍生不歸鄉土。非

敢以他故不奉命。惟大王察之。王曰：徑為我去。當不日至西蜀。而還長安。未晚也。即留趙廟後空舍中。具飲食。憂惶不敢寐。遂往蜀。且懼得罪。固辭不往。又慮禍及。計未決。俄而漸曉。聞廟中諠聞有聲。因出視。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。近數萬。又有奇狀鬼神千數。羅列鞠躬。如朝謁禮。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。金天斷理甚明。良久退去。既而謂左右呼趙。應聲而出。王命上階。於袖中出書一通。付趙曰：持此為我至蜀都。訪成都蕭敬之者。與之。吾此吏卒甚多。但以事機幽密。慮有所洩。非生人傳之不可。汝一二日當疾還。無久留。因以錢一萬遺之。趙拜謝而行。至門告吏曰：王賜我萬錢。我徒行者。安所齎乎。吏曰：真懷中耳。趙即以錢貯懷中。了無所礙。亦不覺其重也。行未數里。探衣中。皆冥楮耳。即棄道旁。俄有追者至。以錢數千遺之。曰：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。固無所用。今別賜此矣。趙受之。晝夜兼行。旬餘至成都。訪蕭敬之。以書付之。敬之啟視。喜甚。因命酒食。謂趙曰：我人也。家汝鄭間。往歲赴調華陰。途至華陰。為金天王所攝。為聳。今我妻在此。與生人不殊。向者力求一官。今則遂矣。故命君馳報。留趙一日。贈練數匹。以還書託焉。過長安。遂達少遊書。得還書。日夜馳行至華陰。金天見之大喜。且慰勞。非汝莫可使者。今遣汝還。設相國訊汝。但言為我使。遣汝

為裨將。無懼。即以數十練與之。曰：此人間物，可用之。趙拜謝而出。徑歸淮海。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。少遊怒不信。繫獄中。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，仗寶劍，曰：金天王告相國。向者實遣趙某使蜀。今聞得罪，願釋之。少遊驚寤，歎息良久。明日晨起，語於賓僚，即命釋之。而署為裨將。元和中猶在。

元載布衣時，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。貧，無僕馬，敝衣徒行於陳蔡。一日天暮，忽大風雷，原野昏墨。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，以避焉。時有盜數輩，皆仗劍佩弧，匿於廟廡下。二人見之，甚懼，且慮為其所害，即負壁而立不動。俄聞廟中有聲曰：元相國、張侍郎且至。羣盜當速去，無有驚於貴人。羣盜惶怖馳去。二人相賀曰：吾向者以殍死為憂，今吾聞聲，真神人之語也。且喜且異。其後載果相代宗，謂終於禮部侍郎。

貞元初，陳郡袁生者，嘗任參軍於唐安，罷秩遊巴川，舍於逆旅氏。忽有一丈夫白衣謁，既坐，謂生曰：某高氏子也，家於此郡新明縣，往者嘗職軍伍間，今已免矣。致旅遊至此，生與語，其聰辯敏博，出於人表。生甚奇之，又曰：某善於推算者，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。生即訊之，遂述既往得喪，一一如筆竄。生大驚。是夕夜既深，密謂袁生曰：我非人也。幸一陳於君子可乎。袁生聞而懼，即起曰：爾既非人，果鬼乎？是將祟

我耶。高生曰。吾非鬼。亦非祟。君所以來者。將有託於君爾。我赤水神。有祠在新明之南。壬戌歲霖雨數月。居舍盡圯。郡人無人治者。使我為風日所侵。剝且甚。又日為樵牧者欺侮。里中人視我如一坏土爾。今我赴訴於子。子以為可。則行。不則去。無恨乎。袁生曰。神既有願。有何不可哉。神曰。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。倘為我重建祠宇。以時祭祀。則幸之甚矣。惟願無忘。袁生許之。既而又曰。君初至邑時。當一見詣。然而人神理隔。慮君僕吏有黷於我。君當悉屏去其吏卒。獨入廟中。冀一言以相告。袁生曰。謹受教。是歲冬。袁生果補新明令。及至任間。果有赤水神廟。在縣南數里。旬餘乃詣之。未至百餘步。下馬屏卒。獨步入廟中。見其簷宇摧頽。蓬荒如積。佇望久之。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。高生也。色甚喜。既相拜揖。乃謂袁生曰。夫君不忘夙約。今日勤勞車馬。俯而詣我。幸何甚哉。於是引入廟。見北垣下有一老僧。荷桎梏。有數人立其旁。袁生因問曰。此僧亦何為而得罪。以至於此。神曰。此僧所居縣東蘭若。道成師也。身有殃咎。故繫於此。今將一歲矣。每旦。余則鞭撻之。從此後旬餘。余當釋之。袁生又問曰。此僧身在陽世。安得繫於此乎。神曰。以此僧之生魂。繫之於此。身自遭沉疾。亦安得知其魂為余之所繫哉。其神告袁生曰。君幸諾我。興建祠宇。幸疾圖之。袁生曰。不